

陌上花似锦

■ 叶毅

谈东逝风流。”

正好,拎起袍角,拾阶登上小楼台,楼台下是一间咖啡奶茶店,名叫“遇见”。

坐在方形的大遮阳伞下,执杯浅啜,咖啡的微苦裹着回甘漫过舌尖,而对坐的风铃花偏要争宠,柔柔的甜香霸道地攻城略地,风乍起,馨香转身逃逸,衣袖翻飞处徒留一缕顽劣。顿时,痴迷的你呆立无语,她们那哪是花?分明是千百黄衣小鬟,或五人一组,或十人一群,挤挤挨挨抢占在枝头,先是假装撩拨你,然后再看你被作弄的窘态。

你不怒反喜,与青春作伴,免不了忘形。暂把清茶当作酒,敬君一盏谢今朝。

天已微昏,白霓笼山黛,暮色洒长廊,灯带亮起,在廊顶上游走出一线微黄,秀气的灯柱静立道旁,恰似新月凝霜。

清风飘,人逍遥,摇摇晃晃下楼台,已带三分醉意。绕树穿廊,凌乱脚步,避踩落花,踉跄跌倒“醉翁亭”。也好,趁人懒散,意阑珊,枕手将就卧,嘴上衔一根草,闭眼跷脚轻摇,侧耳聆听春虫鸣,还有风铃花的嬉笑声。得意须及时,行乐宜趁早,怕想一觉醒来,明朝是花落春晓。

清溪畔,水渠上,三架高大的水车,缓缓旋转,像三位老夫子史官,摇头晃脑着,握杆舔笔,沉思默想,斟酌如何用最贴切的文字,将眼前

鲜花着锦的盛事,续写在泛黄的竹筒上。

终是清欢难持久,不如归去,风追不上衣袖,索性任清影与落花共舞,风铃花澄澈坦荡——沉淀了一季的明黄不掺半点杂色,舞姿便格外炽烈。偶有莽撞的花朵跌落肩头,又掉在地上,赶紧拾起,忽然惊觉:看似柔软的身姿、娇弱的容颜,脊骨却倔强地挺着,像极了年少时不肯低头的你我。

电车铃铛轻响,年轻的妈妈载着孩子碾过花径,是忙碌的妈妈刚接上放学的孩子吧,书包还沾着粉笔灰,即便再晚,也迫不及待地要过来,看一眼风铃花娉婷的身影,沾一身花香,祛一天疲劳。灯光故意将他们的剪影拉长,长的能缠住一整个春天的温存,并把它带回家去。

“这么晚?”凉亭边,花树下,烧烤档的邻居问候着。

“接孩子呢。”答语混着烟火气散在风里,转眼又被花枝兜住。

下午的春雨太矜持,雨丝伶仃,春溪难涨。此时云脚低垂,天欲雨,怕是要将强忍了一季的泪,彻彻底底浇透人间。今夜,当春山寂静,翘檐尽墨,瓦当叮咚时,泥土的芬芳会漫过窗棂,而案头的那朵风铃花,约莫要笑我——华发早生,韶华虚度,句短尺素长,无处下笔,零落三两字,道不明心中事,只把未写完的诗稿揉了又展。

小小说

撞脸

■ 黄景隆

A

大龄青年阿贵经朋友介绍,在B城与阿美相亲。初见,阿贵感觉不错,阿美内心喜悦,双方皆甚欢,互送定情物,私定终身。

世事难料,天意弄人。阿美在赴阿贵工作地约会时,不幸遭遇车祸离世。

阿贵悲痛欲绝,心恨苍天弄人。

半年后,阿贵在父母双亲的催促下,在B城与阿丽相见。

初见阿丽,阿贵甚是冲动,跑上去,紧紧握住阿丽的手,心跳加剧,脱口而出:阿美!然后,眼睛红红。

尔后,阿贵尴尬地松开了手,阿丽也尴尬地笑笑。

阿贵自言自语:怎么这么相似?怎么这么相似?

阿贵对表妹阿美这么痴情,阿丽也很感动,忙说:阿美是我的表妹,我和表妹自幼一起玩、一起读书、一起生活,亲如一人,表妹离世前,对我艰难地说“阿贵、阿贵”……

阿丽说着,泪流满面。

此后,阿贵与阿丽好上了。

十年后,与阿美几乎长得一模一样的阿丽,容貌开始出现差异……

阿贵心有疑惑,问在省科技厅上班的表哥,表哥笑着说:当年阿丽运用AI技术帮表妹阿美圆了照顾你的愿望,但只签了十年技术合同。小子,你也应该知足了吧?

阿贵恍然大悟。感谢阿丽,感谢AI。

B

在某地级市晚报副刊部任责任编辑的同学刘美,前几天向我倾诉了一件苦恼事:她几乎同时收到多篇质量不错的诗歌作品,但雷同率很高,都不敢用。

刘美同学问我:你是作家,又是懂法律的政法干部,有何高见?

我神秘一笑,发了AI两个字母给她。

刘美尴尬一笑:我怎么没想到?

C

这一年,AI写作工具问世成了热点话题。

N县领导为基层减负,决定不去现场考核,基层只报有关数据和工作总结。

N县组织部收到全县21个镇街的党建工作总结,负责网络数据考核的王科长,打开系统,逐一浏览研读。看了一半,王科长非常惊诧。

等全部看完21个镇街的党建工作总结,王科长脸色大变,这21份总结竟惊人一致!除了数据和单位落款。

王科长不禁感叹:唉!AI,你让人欢喜让人愁。



春日
肖摄影



快捷投稿
扫码关注

春天(外一首)

■ 胡国亮

春风撞破季节的墙
岁月的暖流漫延
冰雪严寒悄然退场
飘落如梦如幻的春雨

春雷唤醒了时序
光秃秃的树枝缀满绿星
蜜蜂在生命的律动中穿梭
花的胚胎在枝头孕育
一场百花时装秀正在登场

布谷鸟吟唱悦耳的晨曲
歌声在春风中飘荡
唤醒了沉睡的田野
老牛和犁结伴进田
犁耙翻新封冻已久的泥土
乡亲挥锄
种下乡村崭新的希望

村口的老柚树

老柚树携带一树柚子
站在村口,站在月色的中央
她在静静思念
那些出外谋生远离家乡的游子

老柚树站了不知多少个月圆月缺的日子
风雨兼程中,她把行人揽入怀中
用宽阔的身躯为他们遮风挡雨
赤日炎炎,她挺身举枝
为乡亲撑起一片凉爽的绿荫

花开花落,阳光与月光
在枝叶间交替流动
把青色的柚子灌满金黄的喜悦
像一盏思念的明灯
照亮村里人回家的路
也照亮村庄生生不息的岁月

古港情缘

■ 张兴

20世纪70年代初期的一个夏天上午,博贺渔港的码头上,伫立着一个二十岁出头的蛋家姑娘。她身材标致,亭亭玉立,头戴黄澄澄的铜鼓帽,身穿粉红绸缎圆领斜襟衣,黑色大筒裤,外系黑色围裙,围裙有彩色图腾花边,这是蛋家传统服饰。她扎着两条乌黑油亮的小辫子,俏丽白皙的脸庞上满是高兴。樱唇皓齿,精巧鼻子,弯弯蛾眉,一双水汪汪的眼睛,扑闪扑闪的,眺望着大海远处,等待大渔船的归航。

大海远处青蓝色的山峦连绵起伏,层层叠叠,蔚蓝的天空下白云悠悠。海面上白帆点点,有好几艘渔船劈波斩浪,鼓着风帆,正满载归航。那蛋家姑娘是我童年时的邻居,名叫阿娇,在家里排行第三。她三姐妹生得如花似玉,很多人来求亲,门槛都差点踩破了,所以两个姐姐早已出嫁。当时我家是两层瓦屋,是居民,她家住木屋,屋顶盖茅草和沥青纸,是渔民。

上午的码头在太阳下有点炎热,码头上堆满了大杉木、煤炭、大石头,

还有一包包盐和一筐筐打好包装的荔枝,搬运工人正往外港轮船装卸货物。码头边,帆布降下,横着木杆的十多艘大渔船上,很多渔工在做工。不远处,泊着数十只小木艇,还有一对铁军舰,几位解放军叔叔站在码头上,身着翠绿的军装,军帽上的铁质红五角星在阳光下闪闪发光。

博贺,原名“北虾”,很久以前是孤岛,与浪漫海岸相连,东南西三面环海,北面与陆地隔一条长长的海沟。这个孤岛曾是一片荒滩,渺无人烟。据上辈人介绍,原始居民多是从外地迁徙而来,其中以福建省人居多,阳江的闸坡、沙扒等地也有他们的身影。港口所在地至今仍保留着港口村这个名字。当时,人们往返全靠渡船。直到20世纪50年代后,博贺的妇女们战天斗地,建造出“三八公路”这个历史奇迹,结束了沿路村庄的渡船历史。

资料中说到博贺有千年的古港码头,古代有很多商船在码头进行海上经济贸易,它成了对外贸易口岸,博贺古港码头是“海上丝绸之路”的一站。

从常理推测,巾帼英雄冼夫人的海战船队必经博贺湾返回故里山兜村,并曾在博贺古港停泊。此外,博贺镇和电城镇自古有“两岸一家亲”的悠久历史。

自从阿娇的男友阿成随渔船归航回家后,这对年轻情侣朝夕相处。阿成喜欢穿着白衬衣,黑长裤束起腰带,身材魁梧,皮肤古铜色。他留着短头发,脸型方正,浓眉大眼,鼻梁高挺,嘴唇厚实,笑起来露出一排洁白的牙齿。

这天傍晚,最后一抹晚霞在天边隐去。阿娇穿蓝色蛋家服饰,阿成穿白衬衣。夜幕降临,华灯初上,他们往“三八林带”拍拖去了。“三八林带”和“三八公路”都是博贺妇女们创造的全国闻名的奇迹!林带里幽暗寂静,空气中飘着木麻黄树的芳香。轻柔的海风从海滩边拂来,伴随着阵阵海浪声。树梢上刚升起明月银辉四射,树影斑驳迷离。月光透过树叶,洒在洁白柔软沙地上,也照在那对相互依偎而坐的年轻情侣的脸上。